

名家散文選讀

夏濟安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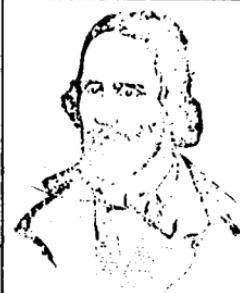
A COLLECTION
OF AMERICAN
ESSAYS

VOL. II

第二卷



A COLLECTION OF



AMERICAN ESSAYS

Vol. II



短篇小說選讀 第四輯

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④

雪麗·傑克遜等著

綠騎士·李國威合譯

雪麗·傑克遜的小說大都意味深長，描寫深入而細緻，讀來使人低迴不已。傑克·凱地是新進作家，本輯所選之「戲」，在撲朔迷離中表現了人類的微妙感情。

今日世界社出版

名家散文選讀 第二卷

夏濟安譯



名家散文選讀（第二卷）

夏濟安編譯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 95217 號
(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)

港澳總代理：張輝記書報社
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

台灣總代理：學生英文雜誌社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十四號
郵購劃撥帳戶第110978號
登記證局版台誌1134號

1979年9月第3次印刷
定價：HK \$5.00 NT \$50.00
封面設計：蔡浩泉

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ESSAYS, VOL. II. Edited
and translated by T. A. Hsia. English-Chinese bilingual
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3rd printing

September 1979

名 家 散 文 選 讀 第二卷

CONTENTS

目 錄

Oliver Wendell Holmes	霍姆斯
<i>Jonathan Edwards</i>	(8) 愛德華茲論
Henry David Thoreau	梭羅
<i>Brute Neighbors</i>	(54) 禽獸爲鄰
<i>A Winter Walk</i>	(71) 冬日漫步
James Russell Lowell	陸韋爾
<i>New England Two Centuries Ago</i>	(94) 二百年前的新英格蘭
Herman Melville	梅爾維爾
<i>Hawthorne and His Mosses</i>	(116) 霍桑論



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-1894

奥立佛·温德·霍姆斯（一八〇九——一八九四）

奧立佛·溫德·霍姆斯說：「我是我自己的良伴。」不但如此，他也是別人的良伴，他把當日盛行歐洲的社交氣息注入了美國的學術界。歷史家指出，霍姆斯像麻州劍橋其他兩位作家朗斐羅和陸韋爾一樣，以其獨特的方法，使歐洲文化適應了美國的需要。

霍姆斯給他所屬的那個社交團體起名叫「婆羅門」(Brahmins)。按照字典的意義，婆羅門是印度國民中的最高階級或祭司階級。霍姆斯屬於新英格蘭區的最高階級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他的出身和教養都和這個階級的傳統相配。他生在一個歷史悠久的家庭，他的祖先曾參與革命時代的重要戰役。他就像他所謂那種「有門弟的人，至少承襲了五代優良的傳統和家教。」他先進一所頭等的私立學校，再進哈佛，並出國留學。他讀的是醫科，先成爲名學者，後來（自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八二年）又在哈佛成了名教授。

他所受的科學訓練，使他對古老的宗教思想作猛烈的攻擊，並對

人類行為作嚴明的區分：一種是人類本身負責的行為，一種是遺傳和環境所決定的行為。他和當日的許多宗教人士意見不合；人們因為遺傳和教養所造成的不良行為，人自己不能負責，別人也不必責怪。他對美國人思想的主要貢獻，也許就在於闡明了決定論的思想，即強調遺傳和教養如何影響人的一生。在那偉大的革新時代，他拚命攻擊任何改造人類的新觀念，他的態度真是夠保守的了。但他最受人稱頌的詩篇同英國新古典派詩相近，大多寫得很通俗、文雅、而有趣，並不深奧，也不說教。他是個出名的健談者，他的散文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為他能把自己娓娓動聽的話語優美地表達在紙上。

霍姆斯的作品，不論詩或散文，都是寫得愈隨便的愈好。本書中所收的「愛德華茲論」，就是用閑話的筆調，抨擊加爾文教派發揚理想主義。

愛德華茲論

這些年來，國家令節和名人生辰的百年紀念①，層出不窮，如稅局催稅那樣的逼人而來，令人應接不暇；應景紀念文字，滿紙肉麻字眼，不啻女學生的書信；翻來復去的那幾句老調，好像銅鼓獨奏，必必卜卜，使人為之生厭；全國上下的騷動，又如以色列舉行慶典似的，四處號角齊吹②；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大家也許對於回憶紀念那一套，望而生畏了。外國人看見這種情形，還會以為守護美國的天使，法名就叫做「逢節慶祝」。美國本地的土人，每逢搬家的時候，一定把先人的遺骨，從土中掘出，陪着活人，一起長征；也許因此之故，我們在塵世的旅途上，每隔相當時間，一定把死人陳跡和過去的大事，從泥土裏把它們翻尋出來，用我們後世好奇的目光，睜大了眼睛把它們重新檢討一番；檢討完畢，入土為安，再把它們送返墳墓。

① 一八七六年，美國舉行「獨立宣言」百年紀念。其他各種紀念頗多。

② 舊約「詩篇」四十七章第五節。

最近舉行過一次約拿丹·愛德華茲的逝世一百年紀念，我們之間誰要發下大願，或者是誰覺得責無旁貸，要替此公的生平和宗教思想，檢討一番，現在這個時候，正是再好也沒有。說起這位先生，據替他作傳的彭可夫^①先生說，他在神學上給後世的影響實在不小：「美國幾位神學家的思想，都可以看得出受了他的影响。貝拉梅和霍金斯^②是他的高足；第威德^③替他做詮解；司瑪萊、艾蒙斯^④等等都是步武他的後塵；他的思想，藉霍金斯的關係，間接的影響了寇刻倫^⑤，更造成了張寧^⑥的特殊的性格。」

本世紀肇端以前，美洲所產生的哲人學者，其能在歐洲學術界克享盛名，經久不衰者，當推富蘭克林和愛德華茲二人。就脾氣、性

- ① 彭可夫，見卷一「古屋雜憶」註。彭氏為「愛普爾登美國百科全書」(Appleton's American Encyclopaedia) 撰「愛德華茲評傳」
- ② Joseph Bellamy (1719—1790)，Samuel Hopkins (1721—1803) 皆美國神學家。
- ③ Timothy Dwight (1752—1811)：神學家，曾任耶魯大學校長。
- ④ John Smalley (1834—1820)，Nathaniel Emmons (1745—1840) 皆美國神學家。
- ⑤ John T. Kirkland (1880—1840)，神學家，曾任哈佛大學校長。
- ⑥ 張寧 William E. Channing (1780—1842)，神學家，反對加爾文教派，其子乃詩人張寧（見「古屋雜憶」與「禽獸為鄰」二文）。

格、信念和生活方式而論，這兩個人迥然不同，一個代表實用的態度，一個代表抽象的思想。愛德華茲可能認為富蘭克林是離經叛道，不守上帝規約之人，而且可能主張應該把他交給神權政府去審判一下，假如愛德華茲的思想系統裏果真承認神權政府的存在的話。富蘭克林也可能把愛德華茲稱做狂妄迂闊之士，愛德華茲的嚴密的推理，可能被認為不切實際，其主要前提，應該根據「富氏曆書」^①裏的常識格言來改造一下。

據說富蘭克林一隻手搶天上的雷電，另一隻手奪暴君的權杖^②，我們對於這位波士頓哲學家，自然欽仰無已。可是我們提起這位新英格蘭的牧師愛德華茲，也覺得非常驕傲；他對於神學上的貢獻，不是也可以說「上奪天界雷電之威」嗎？他尤其得到英國人的欽佩：史德華^③和麥金德殊^④不是都賞識他特色的天才嗎？霍爾^⑤在他「信筆所至」，情緒激昂，因此說話不免隨便而過火的時候，不是稱他為「人類的子孫中最偉大的一個」嗎？在他們那時代，如此過甚其辭的誇獎是不多見的；無怪我們美國人聽見了要受寵若驚了。美洲土產的銀子上面假如蓋上一個英國的官印，我們就特別珍視，可是這一類的銀子我們並不常見。

① 富蘭克林著有「曆書」(Poor-Richard's Almanack)內容多為日常處世應用之格言。

② 法國頒賞富蘭克林的勳章有這麼一句拉丁話：蓋富氏既有功於美國革命，復實驗電學，開科學研究之風氣也。

③ Douglas Stewart (1753—1828) — 蘇格蘭「常識派」哲學家。

④ Sir James Mackintosh (1765—1832) — 英國哲學家。

⑤ Rodert Hall (1764—1832) — 英國浸信會領導人物。

我們假如研究愛德華茲的生平和著作，就會發現其間有許多特點都可使我們聯想到巴斯加^①；可惜我們現在都不相信輪迴轉世之說，否則的話，我們會以為法國天主教徒，投胎到美洲來成為加爾文派^②教徒了。他們兩人的面相，相像之點可並不多。第威德所編印的「愛德華茲全集」前面^③，有此公的一張肖像，顯得額骨高聳，眼神平靜而鎮定，嘴小而神態拘謹，總之，看來帶一點老處女的樣子。可是據現存的巴斯加紀念章看來，這位法國思想家的頭頂部分顯得並不很大，可是前額豐滿，臉上各部位顯得都很突出：隆準高鼻，頸方頰凸，嘴上帶有發問好奇的神氣；假如不是帶有一點病容，這副相貌實在有點像故哈佛大學校長華克氏^④。愛德華茲和巴斯加二人都是特別的早慧，精神生活和理智生活也極多共通之點。二人都有很強烈的苦行的傾向：巴斯加腰間的皮帶，暗裝鐵釘，釘尖朝內，他逢到誘惑而覺得心旌搖動之時，就按皮帶刺身。飲食他僅視為養身之必需，謹防貪圖口腹之樂。愛德華茲沒有圍上一條具體的荆棘腰帶，可是他不斷的自我責備，其戰戰兢兢的情形，也不啻芒刺在身；他對於口腹慾，防範之嚴，不在巴斯加之下。這裏不妨順便一提：愛德華茲幸虧死得夠早，沒有看見他本國人士倫福伯爵那篇名著「論飲食之樂並附論其

- ① 巴斯加 Blaise Pascal (1632-62) 法國數學家，宗教哲學家。思想深刻，文字精鍊，為法國一大人物。
- ② 法國宗教改革家加爾文 John Calvin (1509—60) 對於新教影響之大，僅次於德國之馬丁路德。其思想本文中將有評述。
- ③ 愛德華茲全集，共十大卷，Sereno E. Dwigh 編，一八二九—一三〇年出版。
- ④ Jemes Walker (1794—1874)。

增進之法」①在波士頓再版出書，否則他會氣壞的。巴斯加和愛德華茲是同樣的敏感，心地純潔，生活清白，終日思索的是人生的嚴肅的意義；兩人都覺得自己的渺少，都深責自己的罪孽深重；兩人都在上帝面前戰慄，都強調上帝的天怒不測之威，隨時都可以降禍人間；兩人都是辯才無礙，樂於論戰——只是巴斯加反對耶穌會，愛德華茲反對亞米尼派②而已。他們的生活都是恬淡而抑鬱少歡。巴斯加不屑以詩人自居，但是他的詩人氣質極重。從愛德華茲的文章看來，其感情與幻想也不時流露，所以愛德華茲也可以算一個詩人。但是愛德華茲早年日記裏的「小小白花」後來竟告凋謝，中年以後，以辨理載道為重，文趣乃為之索然；茂草橫生，「伯利恆之星」③坐困其中，生機窒息，成了有葉無花的狀態。巴斯加的散文才氣橫溢，而富彈性；愛德華茲的文章，大多都大量引用聖經經文，雖辭正意嚴，然難免有笨重之病，就像猶太人所吃的無酵麵包一樣，絕不會叫人有輕鬆之感。我們讀巴斯加的文章，覺得他的機智精巧，妙思入微；讀愛德華茲的文章，決不會有這種樂趣；但是愛德華茲有時候也筆帶譏刺，莊重的讀者不免為之莞爾一笑。兩人的文章，都常出諸格言警句的體裁，他們不喜冗長的敘述；因為精密的思想家就像銀行家一樣，慣於

① Count Rumford, 一名 Sir Beniaanmin Thompson。他雖在歐洲受封，本人却是生在美國的。

② 神學家亞米尼 James Arminius (1560—1609) 修正加爾文派教義。加爾文派主張惟上帝之「殊恩」始能使人得救，亞米尼派則主張人人皆可得救。

③ 「伯利恆之星」——野洋蔥之別名。

在支票上簽字，不習慣點數鈔票給人的一——而且兩人的機鋒警句，題材縱不完全相同，也是很相類似的。

巴斯加和愛德華茲的家庭環境也頗有類似之處。他們都深受女子的影响——虔敬慕道的女子的影响。巴斯加終身未娶，但是他有妹妹二人——葉爾培與雅克玲；葉爾培後歸貝利爾氏，她所著的「回憶錄」裏描寫她的哥哥很為詳盡，她的文筆樸素，態度溫柔，讀者讀後，難免會覺得巴斯加心裏沉默的思潮，正在他妹妹的筆尖下流露出來；而且在她女性的柔和的聲音裏，他正聽見真理的言語。愛德華茲曾經作文描寫他的太太珊拉·皮亞朋，那時他們還未正式認識，她才年方十三，已經慕道若渴，如醉如狂；這篇妙文彭可夫論愛德華茲一文中曾加援引，見愛普爾登「百科全書」第一版，讀者不妨參閱。他的妹妹雅露莎，年齡比他小七歲，愛德華茲也深愛之。她也是一個宗教氣質很強的女子。

巴斯加和愛德華茲相似之點如此之多，可是兩人有不同之處。巴斯加生於法國阿凡尼州，該地山坡之上，滿種葡萄，景色當然和美國康狄乃克州的蘋果園不同。康州的溫莎鎮，名字倣英國的溫莎鎮，不乏可以激發思想的名勝古蹟，但是較之阿凡尼州的克萊蒙鎮，則其古趣詩情，猶有所不逮。我們可以想像巴斯加和他的妹妹雅克玲，徘徊於Puy de Dome的山陰，在他們的名城的古教堂裏跪下祈禱，當年第一次十字軍的號角，就是在那座教堂裏吹起的；我們也可以想像愛德華茲帶了他的弱妹雅露莎，信步所至，穿過田野，是到鄰近的巴瓜拿克村，雙雙在寒冷的教堂裏坐下，渡過一個肅然無歡的安息日。愛德華茲是否讀過巴斯加的東西，現在至少從他的作品裏看不出來；可

是兩人措辭造句，偶有相同類似之處，這倒是很奇怪的。在愛德華茲的一篇佈道文中①，他講罪人是在「赫然震怒的上帝的掌握之中」，這句話同巴斯加的“*dans les mains d'un Dieu irrite*”的意義完全雷同。他說人是一條「可憐的小蟲」，這幾乎就是從巴斯加的法文“*Chetif vermisseau*”翻譯過來的。他的雜感（總題叫做「無限之體」“*Body Infinite*”）中有一節，很像巴斯加「冥思錄」第二十四章討論無限實體不可分割裏面的一段。我們既然比較法國美國這兩位作家，他們文章的類似之處，的確值得我們注意。他們所討論的東西相倣，他們的文字自然也難免類似。但是愛德華茲可能會讀過巴斯加，不知不覺中也許就借用了巴斯加的思想的路子了。

我們希望他們兩人能在天堂路上相見，因為他們都有聖潔的人格，世稱斯賓諾莎「醉心上帝」，這句話如移贈他們二位，也很貼切。可是他們假如在塵世相會，一定談不投機，巴斯加看見愛德華茲這樣一個異端邪道，一定要搖頭；而愛德華茲看見巴斯加迷信羅馬教皇，將也認為「孺子不可教」了。

愛德華茲似乎從出生時候開始，就做定了聖人；他的生活純潔，工作勤懇，捨己為人，思想高超——這樣一個人假如是天主教徒，可能有列入「聖人傳」裏的資格。我們追念先賢偉大的人格，一定很自

① 一七四一年七月八日印行。